

关于畬族来源与迁徙

施联朱

有关畬族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上有三种说法：（一）越人后裔说①。持此说者，有的认为畬族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则认为是战国、秦、汉时期百越的后代；也有的认为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裔②。（二）畬、瑶同源说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说③。（三）“南蛮”说。持此说者仅仅根据盘瓠传说这一孤证材料，认为畬族源自古代“蛮”或“南蛮”，是广东的土著居民④，而这与畬族自称“山哈”（意即居住在山里的客人）和汉族称呼他们为“畬客”⑤有矛盾。此外，有人认为畬族是瑶人的一支⑥，甚至有个别人曾经认为畬族不是少数民族，可能是汉人的一部分⑦。这两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根据史籍记载、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以及民间故事传说等资料，加以综合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畬、瑶同源说于汉晋时代“武陵蛮”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畬族的远源问题，有人把苗、瑶、畬等民族的远源追溯到远古的“三苗”。最近费孝通教授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已故的潘光旦教授，在他生前曾对苗、瑶、畬三族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作了探讨，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与苗、瑶、畬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可能是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而成为畬族；另外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⑧。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可作证的材料尚嫌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仅就畬族与古越人的关系和畬、瑶同源说于“武陵蛮”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对畬族为“越人后裔说”质疑

过去持此说者，主要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畬族在分布地域上相同或从字音、字义的演变去推论，显然是不恰当的。畬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早在公元七世纪初隋、唐之际，畬族即已劳动、生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代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始大量地出现于闽东、浙南地区。也就是说，他们与秦汉以前以闽、浙等为主要分布地区的古越人毫无渊源关系。

①傅衣凌：《福建畬姓考》，载《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蒋炳剑：《畬族族源初探》，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②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民考》。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③何联奎：《畬民的地理分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2期，1937年2月。徐规：《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移》，载《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④王克旺、雷耀铨、吕锡生：《关于畬族起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⑤杨澜：《临汀汇考》卷3“畬民”。⑥何联奎：《畬民的地理分布》。⑦董作宾：《说畬》，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卷14期，1926年1月。⑧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近来,持越人后裔说者又提出许多论据以证明畚族为越人的后裔,对于他们所持的论据,有必要提出来商榷。

第一,越人后裔说者最关键的一个论据,就是以畚、越两族具有共同的盘瓠图腾信仰。他们以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吴越春秋》载:“范蠡从犬蹊蹲而吠之,从吏恐文种怒,令人引衣而郤之。文种曰:‘无郤也,吾闻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圣人之气,行而求之,来至于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谓我是人也,乃下车拜,蠡不为礼。’”^①从而牵强附会地说越人范蠡与畚族一样是崇拜盘瓠图腾的,进一步推论畚族为古越人的后裔。我认为这一论证是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畚族属于“蛮”族系统,而“蛮”族大部分是以盘瓠为图腾信仰的,正如于宝《搜神记》所说,“今即梁汉(陕南、川北)、巴蜀、武陵、庐江郡夷”都崇信盘瓠。“诸蛮种落不一,皆槃瓠之种也。”^②古越人则保有拜龙蛇为祖的图腾信仰。同时,从上引史料的行文来看,范蠡当文种来访时,蹲在狗洞学狗叫,可能是不愿在宦海浮沉的反映,绝不是什么图腾信仰,它与畚族以盘瓠为始祖的图腾信仰毫无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有什么渊源关系。

第二,越人后裔说者依据《太平寰宇记》、《湖南风土志》有关武陵地区“俗信鬼,好淫祀,茅庐为室,颇杂越风”和“武陵娘子祠,即范蠡女之神”等记载,从而推论“汉晋时代出现的武陵蛮同百越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既然武陵地区的居民“颇杂越风”,就意味着武陵地区的居民有自己固有的风俗习惯,他们不是越人,只不过吸收了一些越人的习俗而已。怎能因此而断言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另外,《太平寰宇记》乃宋人所作,在宋代长沙、武陵郡地区已经进住了不少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所以武陵娘子祠的范蠡女神,不一定就是“武陵蛮”所敬奉的,由此而断定“武陵蛮”与百越有“极密切关系”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第三,越人后裔说者力图根据历史文献与畚族流传的族谱所载的盘瓠传说中,均提到盘瓠的居地“会稽”、“南山”,与越国建都于会稽、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放于南山之中”^③,以及越王无疆的第三代君长亲,曾遭楚攻击,败走南山^④等所载的地名相同绝不是偶合,从而论证畚族与古越人的密切渊源关系,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

槃瓠或作盘瓠、盘护。将盘瓠故事记之于史书的,首先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该书对盘瓠部落的分布,似在五溪地区^⑤。于宝《晋纪》明确记载盘瓠在武陵、长沙、庐江等郡。但从渊源关系上可追溯到距东汉将近二千六百年前的高辛氏,即帝喾。关于盘瓠居地,《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说:“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蛮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考辰州卢溪县是“武陵蛮”(又称“五溪蛮”)分布的地区。由此可见,盘瓠的最早居地应在湖南武陵地区。

至于会稽、南山的地望,一般均认为在浙江。但在畚、瑶两族传说里的会稽、南山就不一定在浙江。南山不止一处,浙江有,广东、福建也有。我国1958年版地图集中把南山标在广东潮州揭阳县的西南方。《临汀汇考》卷1“山川”则说,南山在长汀县南二里。另外,南山也可以理解为南部山上。《浙江松阳雷氏宗谱》载:“前朝上祖是广东潮底海洋(阳)

①见《史记·越世家》注引。 ②《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柳州府部》。 ③《吴越春秋》卷4。 ④《越绝书》卷8。 ⑤《风俗通义》关于盘瓠传说原文已佚,见《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

县会稽山内居住……”此则指会稽山在广东。畚族族谱中普遍叙述并绘图列示的盘瓠祖坟，座落在广东省潮州府海洋县（丰顺县）凤凰山会稽山。据浙江丽水县巨溪公社富村畲《钟氏族谱》以及另外三本族谱中，都载有畚族族众捐资将凤凰山旧址重建祖祠，其祠四至：前至雷家坊，后至观星顶，左至会稽山，右至七贤洞^①。日人白鸟芳郎教授在分析瑶族的《过山榜》（又名《评皇券牒》）的发布和瑶人的分布地区时，指出《过山榜》中所列示的地名如会稽山、南山等，“似乎与广东西部和广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即与……蛮人居住地与移居地相一致”^②。据此可见，畚、瑶两族传说中的会稽、南山等地，不应在浙江；同时也不能不排除传说中附会失实的因素。

另外，根据畚族广泛流传的《高皇歌》、族谱记载以及民间故事传说等，都一致提到广东潮州凤凰山是他们的民族发祥地。从畚族迁徙路线来看，从长江中游南迁至广东后，从南到北，先从广东后徙福建，最后到达浙南、安徽，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对于越人后裔说者依据福建晋江丰山畚族《蓝氏宗谱》所载“蓝雷子孙不回会稽山，而在福建漳州府聚集安处，……招集会稽山等地子孙，下（来）闽居住”，从而认为畚族是从会稽山南迁到福建的从北到南迁徙的现象，是不足信的。

第四，越人后裔说者还从“武陵蛮”与越人在生产方法和生产水平相同，从而论证彼此之间的密切渊源关系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淮南子·说山训》说：“越人习水便舟，而不知射”。《越绝书》卷8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可见越人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不知狩猎。而“武陵蛮”却是山居民族，他们“杂处五溪之内”，“凭山阻险”^③。早期畚族人民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今天畚族人民由于迁来较晚，多倚山坡，筑梯田，种植水稻和杂粮。由此可以推断古代“武陵蛮”与越人在生产方法和生产水平上显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之间没有渊源关系。

第五，越人后裔说者引述《建阳县志·礼俗篇》和刘克庄《漳州谕畬》中所载“汉武帝时，迁闽越民虚其地，有匿深山而迁之未尽者曰余民”，“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畬”，从而论证畚族与山越有渊源关系。考汉武帝时，闽越居地浙南、闽东北一带，尚无畚族分布，而畚族名称“畬民”、“畬民”最早见于宋代史书上，指的是福建南部和广东东北部的畚族^④。因此，汉代匿居山中的闽越人称“余民”是否确指今天的畚族，值得怀疑。至于《漳州谕畬》所述，从行文看来，更说不上畚族与山越有任何联系。

必须指出，古代“蛮”、越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从苏、浙、闽、粤直至广西这一弧形地带，是古越人的分布地区，而“蛮”族则分布于长江中游“左洞庭，右彭蠡”的地区。两者在长期的民族形成中，彼此交错杂处，互为影响，自然同化的现象是难免的，因而不能排除“蛮”族中包括越人的成份，但绝不能因为畚族中可能多少包含有越人的成份或风俗习惯而得出畚族来源于山越的结论。综观历史文献，在“蛮”、越的记载上，由于忽视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自然同化的现象，往往出现混淆不清、以讹传讹的记载，如《隋书·南蛮传》中所谓“南蛮杂类，……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就是一例。

①蓝周根：《论畬族是一支古老民族》（油印稿）。②（日）白鸟芳郎编著、黄来钧译：《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第21页。③干宝：《晋纪》。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畬》。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

二、畲、瑶同源于“武陵蛮”

畲族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与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持此说的作证材料较为丰富，所以也比较可信。兹分述如下：

（一）从图腾信仰来看，畲、瑶两族都广泛流传着盘瓠传说，并以崇信此传说中的主人翁盘瓠为本民族的始祖。盘瓠在畲族中已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畲族的传说是这样的：他们的祖先名叫盘瓠。在上古时代，……其时犬戎入寇，高辛皇帝下诏，能斩番王头者妻以三公主。盘瓠前往敌国，乘番王酒醉，断其头，回国献给皇帝。盘瓠与公主结婚后，入山居住，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儿嫁给钟姓为妻。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与自称为“门”的“山子瑶”等约占瑶族总人口一半以上也崇信盘瓠传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徭本五溪槃瓠之后”。檀萃《说蛮》说：“蛮始五溪，出自槃瓠，蔓延于楚粤，称瑶。当日以有功免其徭，曰莫徭，后讹为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徭本槃瓠之种，产于湖广溪峒间，即长沙黔中五溪蛮”^①。钟静闻在广东岑仔山对瑶民的调查说，有盘、蓝、雷三姓，“每年夏历五月初五那天，不许外人入乡。相传他们于这一天，在公共祠堂中，挂起始祖的遗像，……相与祭祀礼拜……”^②有关民族始祖传说的相同，正是我们接受畲、瑶两族同出一源的一条重要理由。

在畲、瑶两族中的盘瓠传说不是普通的寓言、神话和故事，而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民族起源的信仰，不但家喻户晓，口口相传，而且这个信仰还贯穿到他们的头饰、服装、舞蹈以及宗教仪式中。这无疑氏族图腾崇拜的遗留。

由于笃信始祖盘瓠，畲、瑶两族对待图腾动物有种种禁忌。凌纯声说：“畬民至今不杀狗，不吃狗肉。据史图博的调查，畬民现今尚忌呼狗。关于‘家狗’及‘家狗骨’等名词，多严禁出口，甚至图腾名的盘瓠亦讳而不言，改称‘龙期’。在广东西北部的瑶人，视犬亦为禁忌，不吃狗肉。广西的瑶人不吃狗肉，不打狗，并于狗死时举行隆重的丧礼。越南东京北部的大板瑶是绝对禁吃与禁触狗肉，甚至不得看他人吃狗肉”^③。过山瑶过去也禁吃狗肉，每年过“祭新节”时要以新收稻米饭喂狗。他们几年一次还“盘王愿”。

盘瓠传说不但现在仍流行在畲族和大部分的瑶族中，而且早在公元二、三世纪的史籍中就有记载了^④。其中以《后汉书·南蛮传》所载最详。从这些史料中，可见汉晋时代盘瓠传说已为当时武陵、长沙、庐江一带的“蛮”人所信奉。如果我们以盘瓠的图腾信仰是畲、瑶两族共同的特征，而这个图腾信仰与“武陵蛮”的图腾信仰并无二致，则他们的祖先在汉晋时代（公元二世纪末至五世纪），还住在长江中游一带，在当时被称为“蛮”，而“武陵蛮”即“蛮”族的一支，这是畲、瑶同源“武陵蛮”的证据之一。

必须指出，盘瓠传说本身纯属荒诞无稽，但作为神话传说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原始图腾信仰则是科学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世界各民族中，以盘瓠为氏族图腾崇拜的有十余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3“徭僮”。②钟静闻：《广东岑仔山的瑶民》，载《东方杂志》第25卷6号。③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④参见《山海经》、《搜神记》、《晋纪》、《玄中记》、《后汉书·南蛮传》等。

种人之多^①。有人认为盘瓠传说是对少数民族莫大的侮辱。事实上确有一些人，特别是反动统治阶级曾利用畬、瑶这种传说而侮辱他们，作为歧视的根据。因而，有些畬、瑶等族人民也不愿公开承认这个本来属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信仰，他们祭祀盘瓠的仪式也常常是秘密进行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民族歧视和不平等，使畬、瑶两族对这种原始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图腾信仰，坚持保存，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用以巩固其民族内部的感情和团结。

（二）从史籍记载来看，往往是畬、瑶并称，甚至说畬族就是瑶族。在古代畬、瑶是相通的。明邝露《赤雅》载：“瑶名峯客（按即畬族），古八蛮之种”。“正德丁丑冬，峯瑶既殄，益机险阱毒，以虞王师”^②。直到清代，畬、瑶还是混用，往往称畬族为“瑶人”、“畬瑶”。

顾炎武说：“……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木障覆居息为峯，故称瑶所止曰峯”。又说“潮州有山峯，其种：曰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皆瑶族”^③。范绍质说：“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乡人呼其名曰畬客”^④。畬客，“一名瑶人，盖盘瓠之后也”^⑤。“畬客，……盘瓠为姓，是亦以闽之畬与粤之瑶种同也”^⑥。福建罗源“畬民祖出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⑦。近人徐松石和胡先骕都说：“岂宁畬人和瑶人两个名辞互通，畬人即是瑶人”^⑧。“则远古时代，浙、闽和赣东都是瑶人的居地”^⑨。畬族族谱记载有自称为“瑶户”、“瑶人子孙”等。现在分布在海丰、惠阳、增城、博罗的仍称自己为“粤瑶”，在海丰、惠阳的汉人称他们为“畬民”，但在增城、博罗却被汉人称为“山瑶”。把畬、瑶两族相提并论，甚至把畬族当作瑶族看待，足证两族有密切渊源关系，可能他们原是一种人，后来分散成为两部分，在南岭山脉西部的被称为瑶，在南岭山脉东部的被称为“畬”。

（三）畬、瑶两族具有相同的姓氏。传说畬族有盘、蓝、雷、钟四姓，但在浙江和福建的畬族中，已经没有或很少有盘姓的了，而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粤之瑶种多槃姓，自云槃瓠之后”^⑩。福建霞浦县畬族族谱中说：“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道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畬族传说中的大哥姓盘，留在广东，而现在广东姓盘的很多是瑶族，瑶族中也有蓝、雷姓氏。这说明畬、瑶两族早期是在一起的，是畬、瑶同源的又一证。

（四）《过山榜》和《开山公据》。畬、瑶两族至今仍保有一种汉文文书，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又称《评皇券牒》、《过山帖》、《过山版》或《盘古圣皇榜文》）；在畬人中称《开山公据》（又称《抚瑶券牒》）。两者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信仰性质的盘瓠传说，还表明两族先民开荒辟田的经历，有一个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许到平原上耕种，同时也给他们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的特权。如江西贵溪县畬民的《盘王敕赐开山公据》上记述了盘瓠传说，并载明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发给会稽山七贤洞盘瓠子孙《抚瑶券牒》，“永免杂役，抚乐自安，代代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只望青

①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②《王文成公全书》卷25，外集7，《平浏头碑》。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六册，“福建”。④范绍质：《瑶民纪略》。⑤《漳平县志》卷9，《杂事志》。⑥杨澜：《临汀汇考》卷3“畬民”。

⑦《罗源县志》卷30“杂识”。⑧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⑨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载《科学》第7卷，3期。⑩杨澜：《临汀汇考》卷3“畬民”。

山之中,刀耕火种,自供口腹,及木弩捕猎为生。”《过山榜》记述了瑶族起源于盘瓠和盘瑶十二姓飘洋过海的迁徙等情况,一般还叙述盘皇子孙被发过“深山之处”,“养身活命”,“猿猴作伴,百鸟为邻”,“并无皇税,官不差,兵不扰,斩山不税,过渡无钱”,禁止瑶、汉通婚,准许自由买卖,迁移各地,各州府县都要放行,最后杜撰赐封十二姓为官,各食邑若干户等等^①。《开山公据》和《过山榜》不但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即在时间上也很接近。如《开山公据》所书年代大多写为“大隋”,而《过山榜》所书年代最早的为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这也是畲、瑶同源说的有力佐证。

(五)从语言方面来看,据调查,99%以上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操瑶族“布努”语,这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②。它与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语言迥然不同,而壮族源自百越的支系西瓯和骆越,直到今天,壮语还保留着古越人语言的许多特征。由此可见,畲族原有的民族语言与苗瑶语言比较接近,可以推断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十分密切。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而不源于古越人是可信的。

三、畲族的迁徙

畲族什么时候从长江中游迁到南岭以南的呢?由于史籍记载很少,我们只好从畲族族谱、考古发掘以及与畲族同源的瑶族的迁徙情况得到一些启示,提供一些线索与旁证材料。

江西贵溪县畲民的《盘王敕赐开山公据》中说:“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牒,……楚平王出敕钟太后上一十八族,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自带妻子,经过各州府县卫所衙门巡司水路关津把隘屯保官兵里甲等,验实放行,毋得阻挡,强取徭人财物……”这类文书,可能是畲族南迁时统治者颁给他们的命令。值得注意的大多写明“大隋”,提示我们可能这是他们一次南迁的时间。

浙江云和九都张庄《蓝氏宗谱》(咸丰六年)所述的畲民迁移路线是这样的:“粤考蓝氏郡封汝南,……越居数世,十八世孙熙三郎公迁福建汀州、武平,信三图江镗为始祖,派下十七世孙,于康熙年间迁浙江处州云和九都张庄”。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的是,畲族不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而是“起于荆湖之区”,从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南迁,他们至少有一部分在广东停留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大概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已遍布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

从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留下“畲”字地名,也给我们提示畲族从湖南南迁广东、福建的一些线索。如湖南新化有畲刀界,衡阳有畲田桥,广西阳朔有阳梅畲,桂林有麻畲。福建、广东“畲”字地名就更多了,如福建建瓯北面有畲山脉;广东梅县南部有畲坑,畲坑的邻近又有孔畲、双螺畲、周屋畲、坪顶畲,西北部有铅畲,东部有上畲、中畲、下畲,以及蕉岭的蓝雷畲,平远县有黄畲等。广东梅县畲坑一带种植一种旱稻“畲禾”,这种旱稻耐旱早熟,适宜于“刀耕火种”的初期农业耕作。在畲坑红星大队留塘坳和新化大队光陶山出土的晋宋时期的墓砖上有“大四畲”和“兴畲”的铭文。前者畲字写作“畲”,后者畲字写作“畲”,以及坳峰里出土的宋代青瓷碗、碟底部铭刻有“正畲”二字。这可能意味

^①参见徐仁瑶、胡起望:《瑶族“过山榜”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②参见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畲话概述》,载《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1、2期合刊。

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着宋代客家较大批地自中原地区迁来之后,畬字已正式成为畬族的族称^①,他与畬族族称“畬民”、“畬民”出现于南宋史籍记载上是相吻合的。据此,可以窥见古代畬族从湖南南迁至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一些痕迹,并说明畬族居住在广东的时间相当长久。

与畬族同源的湖南瑶族《盘古歌》中的一段唱词,道出了十二姓瑶人的祖先原住湖南桃源县千家洞。广西也有千家洞,但有人根据广西瑶族的分布大量见于宋代以后的史籍,从而认为湖南瑶族《盘古歌》中的千家洞不可能在广西。考桃源属秦黔中、汉武陵郡辖区,这正是“武陵蛮”分布地区,可见瑶族与“武陵蛮”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②。瑶族族名最早见于《梁书·张纘传》。《传》云:“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道出了早在南朝梁之前,瑶族就在湖南零陵、衡阳一带居住。从瑶族祖先从湖南武陵郡南迁的情况,给与瑶族同源“武陵蛮”的畬族从湖南南迁广东等地提供了一个线索。

畬族传说中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其民族发祥地。浙江丽水畬族流行的《高皇歌》中述说他们的始祖“龙王自愿去作田,……一时送过凤凰山。蓝雷钟姓出广东,广东原来住祖宗,……广东路上去安葬,广东路上是祖坟。走落潮州凤凰山,住在广东已多年……”浙江松阳《雷氏家谱》中载:“前朝上祖是广东潮州底海洋县会稽山内居住。”《平昌蓝氏宗谱》载:“我祖世居潮州,阅年六百余岁,历传数十世。”江西畬族宗谱《重修盘瓠祠铁书》载:盘瓠总祠在广东潮州凤凰山,“祖祠计直二十四丈,横十八丈。前至雷家坊,后至观星顶,左至会稽山,右至七贤洞。至开具明白,以为盘、蓝、雷、钟四族永远同据”^③。许多地方志也有这样的记载:“畬民……出自粤东海岛间,自国朝康熙初迁处郡”^④。“畬民,徭僮别种,盘瓠之后也,自粤而闽以暨、处之于遂、云、龙诸邑,皆有其人”^⑤。近人的调查资料也证实广东是畬族久居之地。“蓝雷盘钟四姓是一家人,原住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多年,后迁往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居住……”^⑥

作者于1982年初在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福建五省畬族地区的调查中,亲眼看到畬族人民珍藏的十幅祖图和许多族谱,都绘载了有关他们始祖盘瓠的传说和盘瓠坟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以及畬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安县)凤凰山区的说法。可是根据广东凤凰山区各村畬族的祖坟碑文记载,他们祖先迁来的时间大多在明代,但从什么地方迁来都不甚了然,而且说法不一:碗窑、山犁与石古坪有从福建迁来的传说,但具体府县不明;李公坑、黄竹洋蓝姓畬族有从福建汀州迁来的传说。至于盘瓠祖坟确在凤凰山区何地,都说不清楚,只凤凰公社干部、省民委委员雷楠同志略知其事。他说:“凤凰山上有一口古坟,中间有一块碑,上写‘皇设(敕?)狗王墓’,两旁有石旗杆,中间仅能容一条牛通过,万峰山林场有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韦栋曾在小时候放牛时亲眼见过,由于凤凰山方圆几十里,以后再去,已记不清在哪里了。”

值得提起的,在凤凰山群峰中,有两个历史遗迹:一为狗王寮,一为陈吊王寮。狗王寮,村名,位于凤凰山海拔600—700公尺的一个山坳中,这里已经没有畬族了,仅有从距20公里外的下埔迁来的汉族7户,37人,搬到这里来已有200年的历史了。据说,他们的祖公迁来时,这里已没有人了,但开好的水田和茶园,早已荒芜,然而田基仍是完好的,说明

①参见吴炳奎:《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畬族历史》,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②李维信:《试论瑶族族源问题》,载《广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③江西贵溪县文化馆周沐照:《江西畬族略史》,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④(同治)《云和县志》卷15“风俗门”、“畬民”条。

⑤《景宁县志》卷12,风土,附畬民,同治十一年刊。

⑥江西人民政府民政厅:《铅山、贵溪畬民历史调查报告》。

这里曾经有人居住过。据雷楠同志说,传说山犁、碗窑等村的畬族就是从狗王寮迁来的。陈吊王寮位于碗窑畬族村东南方约距20华里的一座山上,海拔400公尺,是这里群山中最 高的一座,人迹罕至,山上杂草丛生,但残垣断壁、满地瓦砾和战壕古迹,尤历历在目,相传为宋末元初畬族人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从福建漳州退守此地的据点。据史载,宋末元初闽西南和粤东北等地畬族人民爆发抗元斗争,陈吊眼据漳浦峰山寨,起义失败在漳浦被杀害。而广东的畬族至今仍广泛流传陈吊王抗元斗争的英雄事迹。从上述的调查资料,给我们启示:凤凰山区的畬族不是广东的土著民族,他们可能是从西北方向的闽西南迁来的,何时迁来,已无从稽考。但从这些遗址足以说明他们迁居广东的时间是比较长久的。

历史上畬族从广东潮州以后的往东北迁移路线是比较清楚的。唐王朝于总章二年(669年)镇压了畬族雷万兴、苗自成等领导的起义之后,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①。在唐大军压境镇压畬民起义之后,对畬族地区强化了封建统治之下,导致了畬族大迁徙是可能的。宋末蒙古贵族举兵南进,南宋文天祥、张世杰等在闽、浙沿海地区组织抗元武装,“畬军”就是其中著名的抗元武装队伍之一。宋亡,元朝统治者对畬军进行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畬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者如故”^②。据此可见,宋末元初,畬族又一次大迁徙,这时,畬族几乎已遍布福建全境。明代,福建西南部上杭、长汀一带有一种“菁民”,即畬民,“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③。《游洋志》记载明初畬族由汀、漳迁移至兴化(今莆田)山区,明万历年间该地还爆发了畬民起义^④。明正德年间,江西赣州府畬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十分频繁与激烈,明朝政府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在赣南采取了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广泛建立保甲制度,增设许多“营哨守把”,以监视畬、汉两族人民的活动^⑤。在上述这些动乱不安和封建统治强化的形势下,除大部分畬族就地自然同化于汉族外,有相当一部分畬族人民则不断地迁徙,造成今天畬族主要居住在闽北、浙南等地的分布状况。

我们还可以参考下列几个记录:浙江松阳《雷氏家谱》称:前朝上祖居广东潮州,往后宋朝迁出八排山下居住,而后太祖迁福建福州府罗源县居住,太祖裔后二十二世,而明朝万历年间迁过浙江处州景宁居住,四、五世,康熙戊寅三十七年(1698)而迁来丽邑。”

“世居广东……原籍罗源,洪化(疑为洪武)十二年,徙居处州景宁县岭根”,“祖籍潮州,……大明洪武□卯,日章公由福建迁处州景宁”,“自国朝康熙初,迁处郡”^⑥。浙江丽水畬民流行的《高皇歌》载:“住在广东已多年,……山瘦土薄种无食,走向福建是平原,兴化莆田住长久,以后华老(按即汉族地主)多欺侮,自愿走路住连江,古田罗源好田庄,广东出来透福建,福建大府好田场,走去浙江处州管,住在景宁是北村,景宁住久人又多,思量量过云和,云和住了过松阳,又落碧湖好田场”。可见,浙江的畬族是从广东、福建迁来的。

江西铅山县畬族原住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多年,后迁往福建汀州府林(宁)化县居住,从福建再迁居赣东已二十三代了。最迟到明末清初,迁来江西铅山县陈坊区大沅乡狐狸岩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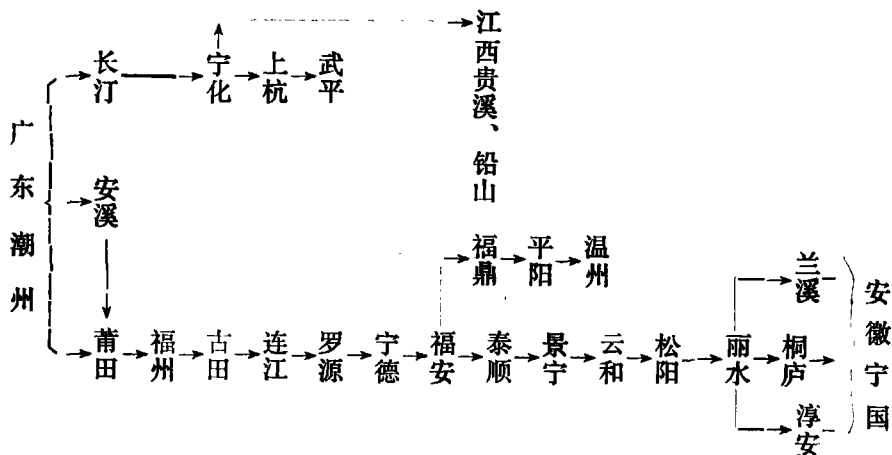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5,“漳州”、“汀州”。(嘉庆)《云厅霄志》(民国版)卷11《唐宦绩》“陈元光”条。②《元史》卷10,《世祖本纪》7。③熊人霖:《南荣文集》卷12。④(崇祯)《兴化县志》(民国版)卷8。⑤《王文成公全书》卷16“告谕”,卷17“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卷32“年谱”。⑥《云和县志》,《汝南蓝氏家谱》,《平阳雷氏家谱》,《宣平钟氏宗谱》。

贵溪县的畬族也是由广东迁往福建，于清雍正乾隆年间迁来贵溪，至今已有十一、二代了^①。

但是，周沐照在《江西畬族略史》一文中却认为：赣东北的畬族是在明代中期从福建汀州一带迁来的。我查阅了同治十年（1871年）修的《贵溪县志》卷十四“杂类志·秩事条”：“江浒山（按即贵溪县樟坪一带）无籍民蓝、雷、盘、钟四姓，其先高辛氏裔狗盘瓠之裔……流入贵溪者，南蛮之余，其所从来始末，失考。”同书卷三“建置志·公廨条”：“江浒山丞廨，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黄鹤鸣条明，江浒山为贵溪界闽要地，十都棚民（按即畬民）杂志，请以县丞移驻弹压，……六年报成。”由此可见，早在清雍正五年畬族已在贵溪江浒山定居下来。据史籍记载，宋末在闽北出现一支抗元武装斗争的队伍“畬军”，以及元朝统治者在镇压了抗元斗争后，对福建邵武等处的“畬军”的招抚等史实，加之明正德、嘉靖年间赣东北爆发过畬、汉两族人民起义，足以证明：赣东北的畬族当在明代中叶以前即已迁来，他们迁来的时间也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

安徽省的畬族1,104人（1980年），集中分布在宁国县东南部。据说是从浙江迁来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1982年2月，我们对宁国县云梯公社畬族情况调查的资料表明：这里的畬族有蓝、雷、钟三姓，蓝姓畬族约在九十年前从兰溪迁来的，雷姓畬族约在九十五年前从桐庐迁来的，钟姓畬族是在一百零二年前由淳安迁来的。这里七、八十岁畬族老人仍能清楚地追忆其祖公辈迁来的情景。据说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在宁国争夺相当激烈，双方伤亡很大，不久又流行鼠疫，造成土著居民死亡、流散的很多，人口锐减，田园荒芜，草木丛生，这时畬族迁来铜岭关下“三十六间”地方（按即今千秋大队）住下。这个惨景与文献所载基本吻合。《宁国县志》（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卷十四载：“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二十日，太平天国军李世贤率兵入宁国，城破，知县吴世昌死之”。“同治元年（1862年）乱定。五月，宁国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居民死于兵燹的十之二、三，死于瘟疫的十之七，散于四方回来的不超过十分之一。该县经兵燹、瘟疫之后，土著稀少，自同治五、六年（1886——1887年）以来，两湖、皖北、河南等地汉人迁来很多，故宁国土著少，而客籍多。宁国县畬族《蓝姓宗谱》载，同治八年（1870年），蓝姓畬族才迁至兰溪，大约在清光绪年间才迁入宁国县。由此可见，宁国县畬族从浙江迁来，已历百年左右，约在清光绪年间，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畬族自广东以后的迁移路线大致是：



（下转第33页）

^①江西人民政府民政厅：《铅山、贵溪畬民历史调查报告》。

相同,而且他们在自然界中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并且已在自然界中从事着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查姆》指出:这时的人类已学会制造一定的生产工具,他们已学会将“弯刀拿在手中,斧子别在腰里,去到大山头,砍树种旱地”(79页),并已学会种油菜、芝麻和荞、棉等农作物(参见80页);能“自织麻布衣”(82页);“知道采桑”,“开始养蚕”(89页);知道“挖开金山采金矿”,“挖开银山采银矿”(99页),“挖开铜山采铜矿”,“挖开铁山采铁矿”(100页),“挖开锡山采锡矿”(101页);同时能用在半山砍棵攀枝花树,做个大风箱,用土基砌个大炉子,“木炭放在正中央”(103页)的方法来冶炼矿石,然后制造各种铁器工具,“造出工具千万样”,“世上需要的东西,样样都造出”(105页)。同时,人们还发明了纸和笔,并创造了文字。那时的文字是“天地日月画出来,草木风雨画出来,粮食种子画出来,马鹿野兽画出来,男人女人画出来,……世上万物一起画出来”(115页)的象形文字。总之,这时的人类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独眼睛”和“直眼睛”时代人相比,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最后,《查姆》用满怀人类自豪感的生动语言指出:人们都说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是天地日月和山川河流,其实“天地不算大,天地的名字自己不会取,天地的名字要人来取”;“日月星宿不算大”,“日月星宿的名字要人来取”;“天王管着日月星辰,地王管着世上万物。天王地王不算大,天王地王的名字自己不会取,天王地王的名字人来取”(118页);“坝子、海子不算大,坝子、海子的名字自己不会取,坝子、海子的名字人来取”(122页)。

这是一曲富有魅力的赞歌,它赞美人类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类在自然界中并非消极地适应自然,并非听命于天,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去改造天地,创造一切,从而使自身向前发展。“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①。在自然界中,最伟大的乃是人类。

至此,《查姆》中描绘的一幅人类发展图已展示在我们面前。这是对人类发展的一个朴素、辩证的认识。当然,很多观点还不是、也不可能是以科学作为依据,表述也很简单粗糙,但较之于历史上那些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来回答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说法,其可珍贵乃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责任编辑 殷正华〕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8页。

(上接第42页)

我们再以浙江畲民钟集洪一家的迁移情况来看:钟集洪的祖先早在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由凉公等从潮阳(广东)起行,迁迁住住,徐徐而行,明宣德三年(1428年)传至钟大孙一代,带领子孙迁入漳州南靖县,景泰元年(1450年)继迁泉州同安县,景泰八年(1457年)又迁到安溪县,天顺五年(1461年)再迁到福州连江县,成化十年(1474年)再迁入罗源县山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传至钟集洪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率眷属二十八口迁至浙江处州府景宁县二都锦岱洋地方居住,十三年后,又迁到遂昌北门外蔡村居住^①。

钟集洪一家的迁移路线基本上与畲族总的迁移路线相一致。当然,畲族的迁移路线不限于上述各路,有很多早在各处停留下来。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从南到东北的迁徙,隋唐之前已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元到福建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等地。

〔本文责任编辑 陈克进〕

①《遂昌钟氏创修家谱志》、《遂昌钟氏家谱序》,参见吕锡生:《畲族迁移考略》,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